



# 紅葉

丁仁堂



# 紅葉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1962·秋 春

# 紅 叶

丁 仁 堂

封面画：高盛述 作

※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（长春市北京大街）

吉林省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1号

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 统一书号：10091·455

印张：10 1/4 插页：2 字数：246千字

印数：5,001—15,000册

1962年4月第一版

1962年7月第一版第二次印刷

定价：（5）九角



統一書號：10091·455

定價：九角

(AG3) 108

## 目 次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父与女.....         | ( 1 )   |
| 山間兄弟.....        | ( 8 )   |
| 春夜.....          | ( 22 )  |
| 一畦菜花.....        | ( 38 )  |
| 獵雁記.....         | ( 61 )  |
| 石兰子.....         | ( 72 )  |
| 柳林深处.....        | ( 85 )  |
| 瑪瑙.....          | ( 96 )  |
| 嫩江风雪.....        | ( 112 ) |
| 难忘的冬天.....       | ( 124 ) |
| 金子和瑪瑙的春天.....    | ( 149 ) |
| 寄自两个鄂伦春人的身旁..... | ( 153 ) |
| 乔莉从乡下回来.....     | ( 163 ) |
| 羊場書簡.....        | ( 177 ) |
| 网.....           | ( 193 ) |
| 額尔古納河船口.....     | ( 207 ) |
| 在乡間的大道上.....     | ( 223 ) |

| 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勇士班长..... | ( 229 ) |
| 春天的路..... | ( 249 ) |
| 三下銅边..... | ( 271 ) |
| 牧場上.....  | ( 291 ) |
| 紅叶.....   | ( 310 ) |
| 后記.....   | ( 334 ) |

## 父 与 女

还有比八月的嫩江草原更显得幽静，更加肥硕的地方吗？如今，正是野茉莉花开遍嫩江两岸的时候。

从嫩江岸穿过一片大草塘，可以看到一个小村庄。在小村庄的西边，中间隔一段空曠地，是一所小学。

夕阳从草原最边沿的地方隐下去了。嫩江的晚风吹到了这小学的庭院。正是放暑假的时候，庭院里静悄悄的。小学校的房子是新盖的五间大平房，桌椅虽然都很旧了，排列得却很整齐，墙上贴着各样的表格，从那些花边上，那表格的一些点缀上看得出教师是很用过一番心思的。院里花坛里的夜来香悄悄的开放了。晚风把它的香味送到别的地方，再把别的草香带来，于是小学的庭院里便充满了浓郁的香气。

不一会儿，老教师曲仁学拿着把蒲扇来到小学了。曲仁学把蒲扇放下，拿起一把笤帚，把花坛的周围扫得干干净净的，一切都弄停当后，他便坐了下来，借着一盏油灯的光，拨弄起桌上那架古老的座钟来。那座钟又走动了，时针指向八点。座钟一走，屋里显得很有生气了。曲仁学把学生的成绩簿也拿了出来，恭恭敬敬地摆在桌面上。老人激动地坐在那里，等着他的女儿到来。

过了十分钟，他的女儿曲凤玲来了。

曲凤玲是今年新从师范学校毕业的学生，是一个很清秀、

很聪明、很能吃苦的姑娘。

现在，她是来和她父亲办交代手續，因为老教师曲仁学提升到县城里当校长去了。

看到女儿进来，曲仁学激动地、带着无限感慨地又拨弄起那架古老的座鐘了。他对曲凤玲說：“凤玲啊！这鐘还是我在伪滿康德四年买的哪！它和我一样，經过了苦难的年代。”老人意味深长地說：“現在，它好象走得更有劲似的。”

曲凤玲明白父亲的心情，她不想插进去說什么，她靜靜地閃动着那深邃而聪明的眼睛听着，她的心里也很激动啊！

小豆油灯一閃一閃的，江边的蛙声如潮，加上女儿那溫文嫻靜的，靜听的模样儿，这正是回忆往事的时候。于是，曲仁学象一个激动了的少女一样，把女儿凤玲拉到庭院的花坛旁坐下，于是，花坛下就輕輕地传出曲仁学那充滿了激情的声音来。……

曲仁学原来是松花江西一个貧农的儿子。二十四岁那年，因为亲戚的关系，一个偶然的机机会便使他淪落在北大荒上了。那是他刚念完了二年私塾以后。那时候是烏鴉膀子遮住的天，北大荒蒼凉滿目。嫩江边上的几个小村庄都被財主把持着。

財主的孩子要念书，送城里吧嫌远，要上书房吧，屯里还没有。听說曲仁学有二年私塾的底子，于是把曲仁学叫去了。說：“你教我家孩子念书吧！餓不着你！”那个屯的財主听說了，也把曲仁学叫去了。說：“你教我孩子念书吧！”前后一共四个屯子的財主都对曲仁学这么說了。这个老誠的青年人作难了。他坐在嫩江边上狠狠地哭了一場，就四个屯子輪流地跑开了。晚上回到姑姑家，姑姑說：“自古都是学生到先生这儿来，哪見着过先生这样个跑法呢？”曲仁学叹了口气說：“沒有



法子啊！”

就这样，这个年青人一直跑了六年。天天是滿面风尘。后来，到三十五岁那年說上了个媳妇。求財主找了个安静的場所立了个书坊，招了二十多个学生。沒想，这下子更麻烦了。县城里的視学官又把他的书坊改成了国民义塾。三天五日地找他到县里去听訓話。从屯里到县城一百二十多里地，一路上淨是荒原野草，狼獾經常出沒。曲仁学一个人孤独地、沉默地走在这荒凉的路上。因为貧困，沒有东西“孝敬”視学官，常常是挨了一頓罵回来。这个老实人便苦悶得連話都不愿意說。姑姑家里有支老竹簫。曲仁学学会了吹竹簫。每次挨了罵回来，他就坐在屋里把那古老的竹簫拿起来，吹着呜呜咽咽的又低沉、又悲凉的調子。他那賢慧的妻子明白丈夫的心境，曲仁学一吹竹簫，她就坐在旁边流泪。……当时，唯一能安慰他的，知道他的心情的只有他的妻子了。不幸的是在一个严寒的冬天，他的妻子生了个女孩子，在产期得了病便死去了。从此，曲仁学的命运更加凄惨了。鰥夫孤儿度着凄凉的岁月。可是，不幸还没有放松曲仁学。第二年青紗帳起的时候，嫩江边上鬧起“胡子”来。財主們把书坊拆了当炮台，学生自然也就都散了。从那一年起一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，日本鬼子垮台，屯里再沒有办起一个书坊来。在这个期間，曲仁学除掉在江边打打魚，再就是靠着老竹簫过日子。他編了很多首叙述嫩江边上生活凄苦的曲子，閑下来的时候，他就吹給女儿凤玲听。这时候凤玲已經六、七岁了，跟着爹爹学会了一些字，倒也聪明伶俐。当爹爹的老竹簫吹到最悲凉的时候，凤玲便倚在爹的身旁悄悄地哭了。每到这个时候，曲仁学就把女儿摟在怀里，流着眼泪哄着她。一会儿，他的眼泪就把凤玲的毛茸茸的头发潤湿了。

解放后，時間已經过去十年，他一直操办着屯里这所小

学。这十年来，嫩江边在翻天覆地的变化着。地主阶级永远垮台了。党领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的大道，新的生活鼓舞着曲仁学忘我地工作，因而，屯里人都很尊敬他。人们对他說：“曲老师啊！你是咱们穷人堆里爬出来的先生，你好好的教管咱们的孩子吧！往后再沒有那样苦日子啦！”曲仁学沒辜負乡亲的囑托，他象搭鍋灶过生活那样的日以繼夜地經營着小学。小学里桌椅缺了，他自己动手做。孩子們下学走累了，他背着往家送。群众怕分散了他的精力，自动地把他的地給代耕了，这使曲仁学特別感动。到了最感动的时候，曲仁学是不会說什么話的，他从墙上摘下那古老的竹簫来，擦了擦灰尘吹起来了。可已不再是那悲凉的調子啦；他吹的是“东方紅，太阳升……”。这曲子从那竹簫传出来，是那么悠揚、响亮而充滿了热情。吹了一曲，他放下竹簫，对凤玲說：“凤玲，你一定要好好学习，成为毛泽东时代的好女儿，将来也当教师，給人民服务。”凤玲牢牢地記住爹的話，后来考上师范学校，在学校里成为“三好”学生。省里召开老教师代表会，党支部推选曲仁学去参加。群众拍着手把他欢送到县里，由县又到省，見了省委書記、省长，許多老教师天南海北欢聚一堂，开会，討論，参观，宴会。从省里回来，曲仁学激动得多少天沒有合上眼睛。……

夜，漸漸地凉了。曲仁学父女俩的心里却仍在翻騰着，滾热。

“我又向你重复了这段事的意义你明白嗎？凤玲。”曲仁学意味深长地問女儿。

聰明的凤玲回答說：“明白。要我記住过去，不辜負党的培养。”

“那么，”曲仁学說：“我来和你办交代吧！”

曲凤玲謹慎、敬慕地答应着。

先从备品交代起，一百二十套学生桌椅、两套教員办公桌椅。两支銅号，一个卷柜，……一样样地交代，讓凤玲一样一样地查点清楚。到后来差了一支鉄笔。老先生着了急。

凤玲說：“爹，等明天我自己設法找吧。”

曲仁学不說行，也不說不行，到底把那支鉄笔翻着了。看了看凤玲說：“学校的一草一木都是馬虎不得的呀！”

說得凤玲倒觉着不好意思起来。

学校的备品交代完了。曲仁学把凤玲引到办公桌前，爷儿俩都凑到豆油灯光下，曲仁学打开了一个本子，开始向凤玲交代学生的情况。

曲仁学說：“他，今年十二岁，前两个月才戴上紅領巾，是个頂頑皮的孩子，不爱用功；可是，他有个优点，就是喜欢干活。学校里一有点活計，他揮着膀子干。还是个挺懂得团結的孩子。……”說完，曲仁学又补充了一句：“这个孩子是山东移民戶的孩子，你不認識他，可是，你上第一堂課就能記住他。在課堂上你看一个紅紅脸、大圓眼睛，坐的总是直挺挺地看着黑板的那个孩子就是他。”

爹爹介紹得这样詳細、生动，把凤玲引乐了。可是，她沒敢放肆地笑出来。凤玲是个很懂得礼貌的姑娘。

曲仁学繼續介紹的是个女孩子。他說：“这个閨女都十四了，还总是那么颯颯。凤玲，她就是小名叫珠子的小丫头。可是，她的功課特別好。稍稍地有那么一点驕傲表現。……”

曲仁学一个一个介紹着。有的几句话，有的說得很細致，品格、面貌、爱好，都談了。凤玲一边用筆記着，心里一边想：这有多好啊！我一定象爹爹那样，了解孩子，熟悉孩子，干一生教育事业。

介紹完学生的情况。曲仁学說：“凤玲，还有个情况，小

學里那位老師好了就上班，他上了班，你要歸他領導。他是位有經驗的教師，你可不要年輕氣傲。”

一切都交代完了，父女倆又說了一些家常話。這個時候，老座鐘已經打過兩點了。

鳳玲關心地說：“爹，睡覺去吧。你太累了，身子受不住。”

曲仁學激動地說：“累？我現在一點也不覺得累，年輕的時候我那麼使勁，財主都沒把我當個人待。現在，鄉親們把我恭敬成什麼樣子了。有了共產黨的領導，鳳玲，才提拔你爹當了校長！”說到這裡，曲仁學抑止不住一種感情，說：“若是你媽媽活着就更好了。”

一提起媽媽，鳳玲難過起來了。一顆眼淚溢出了眼眶，她怕引起父親難過，就迅速地把它擦掉。可是，爹爹已經看見了。他裝着嚴厲對鳳玲說：“鳳玲，不要擦眼抹淚，要堅強些，你是青年團員嘛！”

鳳玲索性把眼淚擦淨。說：“爹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好好工作，讓你，讓媽媽……”說到這，鳳玲又說不下去了。

曲仁學後悔自己把女兒惹傷心了，他寬慰着說：“走，鳳玲，咱們到外邊看看，叫風吹一吹乏困。”

外邊已經是黎明前的時候了。江氣、露水，使空氣潮漣漣的。

東方已經發白，天邊出來啟明星。屯里一聲鷄啼之後，便隱約地聽見人們喧鬧、呼喊的聲音。

一種興奮的情感，促使着曲仁學又取出那古老的竹簫來。他說：“鳳玲，咱們到江邊上去！”

父女倆抄小路走到了江邊上。

黎明前嫩江的水是溫靜的。隨着那緩緩的水流，曲仁學的竹簫响了。他吹的是歌唱嫩江兩岸美好生活的曲子。這首曲子

的詞意是：共产党象太阳，嫩江两岸好风光。狗財主，野心狼，从今永灭亡。……

吹了一曲又吹一曲。这支古老的竹簫，在那苦难的年月里是那样低沉、凄凉，而現在它却是这样的悠揚、有力。

吹一曲又吹一曲，黎明到来了。宿鳥飞滿了嫩江岸，天上的启明星不見了，太阳从东方升起。曲仁学和凤玲俩一夜沒睡，一点也不觉得疲倦，因为父女俩都兴奋地意識到：新的工作就要开始了。

一九五六年于大賚城

## 山間兄弟

---

哈尔巴岭下边有个小村落，属于敦化县管辖。这一带山迭着山，岭重着岭，古树参天，村落是隱藏在山谷里的。

在这荒僻的山谷里，发展民兵是件頂重要的事情。长了，不光青年小伙子喜欢当民兵，一些孩子們也羡慕着民兵，当不上民兵，也愿意学民兵的样儿。

庄稼上了場，小鉄蛋的哥哥李小才当上了民兵。

小才当上了民兵，还背上一杆大枪，朝天每日地听見哨子声就跑到場院去出操。对于这件事，小鉄蛋有一点儿不服气。用他的眼光看，哥哥就不够个民兵。在鉄蛋子的小心眼里，屯里够上民兵的人只有个赵起福。

赵起福是个荣軍，小鉄蛋知道他很多故事。赵起福一講起他当兵的那些事情，鉄蛋子就睜着大眼睛听；赵起福有时候还講起自己小时的一些故事，小鉄蛋也是听个不够。这么一来，鉄蛋子对赵起福的印象就越来越深了。不用說老赵在战斗中怎样冲击敌人，怎样冒着敌人的弹雨炸碉堡，又怎样单身捉住两个俘虏的故事使鉄蛋子佩服，就是老赵小时候淘气的那些故事也使鉄蛋子大感兴趣。赵起福小时候能够从魚洞里拖出二斤重的大鮎

魚，抓住过二十来只大地鼠，打坟塋地把狼崽子抱回家来，……

可是哥哥呢？鉄蛋子想到哥哥李小才。

去年夏天，雨过天晴，太阳照着草上的水珠金灿灿的直晃眼睛，鉄蛋子和哥哥到哈尔巴岭下边的树林里去采蘑菇。山沟里的孩子进了林子还不象魚进了水一样呵！

鉄蛋子今年十一岁，小才十六。哥俩性子很不一样。鉄蛋子一进了林子就扑登扑登地乱跑，叫着嚷着我蘑菇；好象他一嚷，蘑菇在那里能答应似的。哥哥几次叫他停下来，可是叫不住，只好跟在他后面跑。說起来，鉄蛋子也不光有叫嚷的本領，他的眼睛也真快，哥哥連眨眼的工夫还沒来得及，鉄蛋子早就在这棵树下撿了一堆柳蘑，在那丛草里撿了两只花盖蘑，連几只細小的“晴天烂”，虽然掩在高草下，鉄蛋子也还是把它拾进籃子里。这一点，哥哥确实佩服鉄蛋子。

两个人正撿得高兴。“咿呀呀！”枝上传来一声小鳥叫。小才刚一仰头，鉄蛋子早丢下手中的籃子，哎——打了一个尖哨。只听一陣沙沙声，从树枝間飞起一只鷓鴣。鉄蛋子一眼便看到飞走鷓鴣的那棵树上有一个鷓鴣巢，看見了鷓鴣巢，鉄蛋子搓了搓小手：“哥哥，掏小鷓鴣呀！”

“不行，树太高！”小才朝那棵筑着鷓鴣巢的大白楊树望了一眼說。

“你不上，我上。”小才一說树高，鉄蛋子不乐意了，嘴里喃喃着。

“誰也别上了，危险！”哥哥說。

“这怕啥的！”鉄蛋子說：“你真胆小。”說着鉄蛋子就試着要上。

“鉄蛋子！不兴上啊！上，我告訴媽！”哥哥威胁他。

“你告訴去唄！掏个小鷓鴣玩，媽也不能罵我，也不是限

別人打架！”說着，鉄蛋子把鞋一甩，光着腳沿着光滑的樹干就往上爬，爬呀爬，爬到中間的大枝子上，他累了，把身子伏在樹枝上了。小才在樹底下看了以為鉄蛋子眼暈不敢往上爬了，忙喊：“還不快點兒往下爬，小鉄蛋子，別逞能啦！”這一喊不打緊，小鉄蛋子干脆不歇着了，又接着往上爬，不一會就爬到築着鸛鵒巢的那根樹枝。他伸了伸小手，胳膊太短够不上，又往上挪了一下身子，就踞在一棵很細的樹枝上了。然後把腳搭在另一棵枝上，用手攀着築着鸛鵒巢的細枝，整個身子便挂在樹枝空間了。這時候，小才可真有點兒駭怕了。因為他第一次看見鉄蛋子上這麼高。他想喊他下來，他知道這一點用也沒有，鉄蛋子是不肯下來的，反倒會喊亂了他的心。他只好仰著頭不錯眼珠的看著鉄蛋子。

這時候，鉄蛋子已經捉到手里一只小鸛鵒了，巢里還有一只小鸛鵒和兩個蛋，鉄蛋子樂了，剛才跟哥哥耍的那點兒火氣全散了。

“上來唄！哥哥，幫我接一只鸛鵒！”鉄蛋子扭著頭朝下邊喊。

“掏一個就行唄！鉄蛋子！”小才在樹下喊。

“還有蛋哪！再掏一個鸛鵒給你！”鉄蛋子踞在樹上央告著。

“我不上。”小才說，“沒上过。”

“怕啥？上一回就好！”鉄蛋子說，“把鞋脫掉，抱著樹往上爬，別往下看就能行。”

不論鉄蛋子怎麼說，小才還是說他不上。

鉄蛋子一看沒法了，衝着鸛鵒巢怒氣沖沖的罵了一句：“熊蛋包！”

罵完了，鉄蛋子把兩個鸛鵒蛋從巢里掏出來往嘴里一放，一手拿著小鸛鵒，一手攀著樹杈，賭氣下來了。

鸛鵒蛋剛從嘴里吐出來，鉄蛋子就嘟囔開了，若是哥哥能



上去接一把，那只小鷓鴣也就掏下来了，一个公，一个母有多好玩啊！

小才一看鉄蛋子沒个完，就說，再嚟嚟就告訴媽，把小鷓鴣要出来，鉄蛋子才勉强地住了声。

这些天，小鉄蛋一想起头年那回事儿来，就觉得哥哥那杆枪应当从肩上摘下来。

前二年，鉄蛋子可愿意跟民兵在一起磨哩，鉄蛋子觉着有个意思，民兵个个都胆子大，跟民兵在一起自己也长了三分胆子。

哥哥当了民兵，把枪背回家，鉄蛋子猛地很乐，别的民兵的枪連摸都不叫我摸，哥哥的枪准能讓我动哩。可是，他一想掏鷓鴣那件事，他不仅感到哥哥胆子小，不够民兵，就連那支枪也叫哥哥拐带得成了一支胆小的枪了。因此，他就不想动那支枪了。

有那么一天，民兵在操場上出操，孩子們吵着去看熱鬧，鉄蛋子也随着去了。

在操場上鉄蛋子很高兴。因为他看見吹哨喊口令，站在前面的是赵起福。在他小小的心里添了很多威风。

鉄蛋子正觉得挺威风、挺神气的时候，猛地，霹靂一般的响了一声，赵起福又发出一道口令。是什么口令，鉄蛋子沒听清楚。这时候，只見哥哥从队里挺着枪走了出来，走不几步，拍！把枪放下了。哥哥随着赵起福的口令一会儿把身子轉向左边，一会儿又轉了过来，一会儿把枪举起，一会儿又放在肩上，一会儿伸平了腿向前走了几步，一会儿又咔嚓一声站住了。这下子可把小鉄蛋子的眼睛看花了，前二年也看过民兵訓練，却沒看見过这么威风！鉄蛋子不知这场举动应当佩服赵起福口令喊的好，还是应当对哥哥刚才这一套比划发生点好印象；赵起福又喊了一声，这一声喊象吹气似的，哥哥一轉又一轉，就站在赵起福的身旁，面向着队伍了。